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王道第六

凌云史公自序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立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又云魏文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治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晉書郭璞傳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

貴元重始**道王道也**上道字疑當作正承本正而言對冊云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程子云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王者人之始也**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注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白虎通封禪篇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理統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八表則景星見德至淵泉則黃龍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幷見**管子四時篇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遨至賊氣遨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官本云他本無氣字**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王者撫有天下不敢自謂君民敬畏之至也說苑政理篇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何而毋畏案畏者不敢之所由生伊川程子在講筵說論語云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

皆是報民也與此意相發明表記云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鄭注云無君民之心是恩不出其位詞同而義從異然臣不敢有以歸之君君復不敢有以歸之天其重親民之旨則一故曰民貴古人之立訓也與民則曰君尊與君則曰民貴各致其道交成其治若與君言尊與民言貴則其義荒矣○三王天啟本作三皇淩本同御覽八百七十一治作理

什一而稅宣十五年傳古者什一而藉何注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淩弱是故聖人治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教以愛使以忠以傳愛教之以忠誠使之左桓六年傳上思利民忠也忠愛並屬上言表記子言虞舜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敬長老親親而尊尊禮祭義敬老爲其近于親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強不淩弱無讒賊妒疾之人○官本云他本讒作強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哺口中所含食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

韓詩外傳太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公孫弘傳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天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淮南原道訓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喪弟之哀含德之所致也

壽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

淺本抵作鷙案儒行鄭注鷙蟲猛鳥獸也抵與鷙義同

故天爲之下甘露

白虎通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曹植七啟故甘靈紛而晨降甘靈卽甘露○御覽八百七十二引無之字

朱草生

白虎通德至草本則朱草生木連理朱草者亦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語又見公孫宏傳制語

醴泉出

白虎通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也

風雨時嘉禾興

白虎通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周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鳳凰麒麟遊於郊

禮運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自虎通鳳凰者禽之長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

囹圄空虛

白虎通五刑篇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鄭志囹圄秦獄名又鄭注月令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意林風俗通周曰囹圄囹令圄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案說文囹獄也又云囹圄所以拘罪人是圄字亦作圉又與敔同說文敔禁也囹圉

蓋獄名取禁繫之義耳似無分於周秦

畫衣裳而民不犯

虞書象以典刑御覽刑法部引愼子斷其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所謂畫象即畫衣裳也文選注引墨子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初學記引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公孫弘傳制曰上古至治畫衣裳異章服而民不犯

四夷傳譯而朝

周禮象胥疏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

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

古者封禪有二用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梁甫者泰山旁石名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史記正義引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此報告受命之禮也梁書許懋傳引孝經鈞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堯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我[illegible]又曰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其事也此巡守考績之禮也周衰禮廢桓公欲封禪而管仲難之蓋受命非其時考績不敢僭也徒以不敢質言故爲其說于是秦漢不學之士遂以爲頌德紀功之名其尤者乃以爲祈年求僊之事而云封禪者古不死之名違古誼矣董子敘迹封禪列之典禮三代改制篇又言其尙位下位左位右位之異蓋知其禮兼明其儀而獨不侈陳神異以阿時主賢於司馬相如倪寬遠矣史公從董生游其作封禪書首引巡狩事又引夷吾受命然後得封禪之語又曰巫咸之與自此始蓋猶畧知其意而以巫寓諷焉

立明堂宗祀先帝

春秋家宗文王是先帝卽文王也以明堂爲文王廟與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說同詩正義引盧植注禮記云明堂卽太廟也藝文類聚引蔡邕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高誘注淮南云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竝與董合案孟荀皆言明堂是明堂亦今文說所有或見王莽用劉歆說起明堂辟雍靈臺遂謂今文家不言明堂謬矣五經異義引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制度亦言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以登言取義於援神契尤出今文說之明證

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入廟告祖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注先謂祖也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以天治君言災異不能廢瑞應武帝冊亦及之漢藝文志易家神輸五篇圖一顏注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是符瑞與災異同爲一家學也論衡是應篇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知董子此篇蓋有所本尚書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亦聖人言瑞異之證然而春秋不貴者程子所謂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北魏宋齊因之遂符瑞志背經旨矣○先遂本作元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盧云飭舊本作飾輿案飾飭古多通作釋名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盧云類戾也孔晁注周書史記解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如此訓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盧云盡本或作畫盛羽

旄之飾○旄天啟本作旌**窮白黑之變**○盧云窮本或作穀輿案天啟本注云窮亦作穀**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尙書大傳歸傾宮之女文選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桀作傾宮飾瑤臺高誘云傾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云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晏子諫下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是桀紂並作傾宮○天啟本注云宮亦作害**靈虎兕文采之獸**盧云靈疑即左氏傳蔥靈之靈俗閒本空此字蓋疑其誤也孫詒讓云靈當為戲之壞字戲漢隸或作戱櫬𩰫孫俗書靈或作霊𩰪糖蘄譪李戲字挩落傳寫僅存左半與靈相似因而致誤輿案謂以虎兕文采為靈奇之物畜之苑囿耳史記殷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宮本云他本無靈字**以希見之意賞侫賜讒**殷本紀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案希見猶言罕見意字疑誤**以糟為邱以酒為池**殷本紀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正義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為酒池迴船糟邱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殷本紀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剖比干觀其心

生燔人聞其臭

殷本紀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集解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剔孕婦見其化

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高誘注化育也視其胎裏亦見淮南本經訓注僉云見當作觀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天啟本作婦孕

斮朝涉之足察其拇

斮朝涉脛見僞泰誓淮南主術訓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俶眞訓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水經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斮脛而覩髓○盧云拇本或作尉亦作脛與案不實天啟本注云一作晦一作歷案易咸虞注拇足大指也作拇自通但斮其足而察其拇於理未詳作脯或作附之誤文

殺梅伯以爲醢

殷本紀醢九侯脯鄂侯無梅伯名屈原天問梅伯受醢王逸云梅伯紂諸侯

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殷本紀鬼侯作九侯云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呂氏春秋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注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淮南俶眞訓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

誅求無已天下空虛

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

自賢殷本紀紂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周發兵不期會於
孟津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蒲社災哀四年傳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注云殷都於亳武王克紂而列其社於諸侯爲有國者戒災亳社所以示諸侯縱恣不自警之象故謹之○
盧云蒲本或作亳或作薄今依公羊哀四年經後同輿案天啟本作亳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力政
猶力征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謂文王文九年傳繼文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
宗尚書大傳有臣弒其君孽代其宗者注孽支子宗適子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盧云銼輿
剄通以強相脅不能制屬上不能制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
漢食貨志仲舒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
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

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㠯寬民力然後可以善治也

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貫如雨雨螽沙鹿崩僖十四年**夏大雨水冬大雨雪**

盧云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一事在今之正月若大水唯桓公十三年在夏餘皆在秋然亦非雨水也冬大雨雪公羊昭四年經有之在周正月然疏云正本亦皆作雹字左氏僖十年經冬大雨雪公羊作雹疑此正文當作冬大雨雹昭三年冬亦有此事與案此處疑是誤文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此春秋時大異也不應闕之疑本作大雨震電又大雨雪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正用此事

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僖十六年**隕霜不殺**

草李梅實（僖三十三年）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文十年十三年同又二年自十年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文九年襄十六年昭十九年二十三年哀三年皆同）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成五年）晝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大辰（盧云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此所舉尚未全○天啟本孛於下注云一作升）鸛鵒來巢（昭二十五年何注鸛鵒猶權欲○盧云舊本從左氏作鸛鵒非）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文亦見二端篇漢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暝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亦見重政篇）譏天王以致太平（譏天王如求車求金錫命之類）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凌本作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

漢書司馬遷傳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善惡之著者進之誅之其或嫌於惡而有善心嫌於善而有惡心亦爲表而出之故有事同而論異或事異而論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春秋好微而貴志絕諸本所以杜其漸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鹽鐵論刺義篇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以爲宰士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何注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莒之稱人則從不疑也

會王世子譏微也僖五年案穀梁傳謂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而使世子受諸侯之尊己此義蓋與之同

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注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

刺家父求車桓十五年**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

王人救衛莊六年**王師敗於貿戎**成元年**天王不養出居於鄭**僖二

十四年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曲禮天子不言出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之侯朔入于衛是也子疏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鹽鐵論孝養篇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漢書嚴助傳上賜書曰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霍光傳奏曰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illegible]○凌本無不養二字**殺母弟**襄三十年**王室亂不能及外**昭三十二年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分爲東西周**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傳曰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傳曰東周也凌云國策注大事記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傳云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不即罪所謂召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盧云衛侯朔得罪於天子天子立公子留五國伐衛納朔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而朔仍入於衛故云不能絕與案何注云刺

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綏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伐鄭不能從盧云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何注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無駭滅極不能誅隱二年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逼僭擬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宣元年侵柳昭二十三年圍郯并賈戎為三戎執凡伯於楚丘以歸隱七年諸侯本怨隨惡因其所怨惡怨隨之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夷猶滅也不能統理王者不能統理諸侯諸侯亦不能統理臣下紀綱蕩然臣子強至弒其君父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有法而不能用有威而不能行治天下之具失○淩本不復行作不得復故鄭魯易地桓元年晉文再致天子僖二十八年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僖元年城邢二年城衛十四年城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隱五年初獻六羽傳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

言也何注前僭八佾于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言天子之禮也本篇下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公羊家直以魯舞八佾爲僭雖文王周公廟亦不得用珐騁飷醢醰䟽汶似不主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之說季氏舞於庭而孔子議之謂僭君而上同天子也何言前於僭惠公廟不知所据殆亦參用文王周公廟可用八之說故分別言之程子春秋傳亦云書初獻六羽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北祭泰山

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案春秋三望謂祭泰山河海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居東國宜親祭泰山而上僭天子望祭之儀黲黼讖北疑望之剝文

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

魯之郊禘明堂位以爲成王賜祭統以爲成王康王賜蓋皆古文家說此篇以郊祀爲僭似不主周賜之說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諦止之竝合黃震云呂覽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說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珇鏳輿案本書郊事對亦言成王令魯郊用騂僖三十一年傳何注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

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白虎通喪服篇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史記魯世家同是今文家亦有賜郊之說或初賜時禮有差等至其末遂一切同天子耶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盧云劉向云春秋弒君三十六而此云三十二東觀記及後漢丁鴻傳亦皆同然當以三十六為合淩云下文滅國盟會篇皆誤作三十一與案三十六合經傳通數之見漢劉向傳顏注司馬遷傳引董生說正作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詳見劉向傳顏注淩本誤作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春秋為立義之書非改制之書故曰其義竊取鄭元釋廢疾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蓋制宜從周義以救敝制非王者不議義則儒生可立故有舍周從殷者有因東遷後之失禮而矯之者有參用四代者存其義以侯王者之取法郝制傳所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者也孔子志在春秋但志之而已此篇所舉確為春秋特立之義餘以此慎推之可也淮南氾論訓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立亦謂立義也何氏注傳輒云春秋之制其實皆義而已定八年注定公從季氏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易緯引孔子語美帝乙之嫁妹

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以太史公自序云周家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進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義法又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明王道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孔子得聖人之旨而杜預說左氏以春秋多因周公舊例立義之旨不明孔子之道不章矣論衡超奇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刱意褎貶誅賞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程子春秋傳立義二字屢見蓋本於此又程子云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斷之以義此其所以春秋作也所云參酌中制亦祇是立義耳語又見盟會要正貫等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有不在封內則不祭也何注諸侯祭境內山川故魯郊非禮案此與王制合傳言祭土此言祭社稷是釋土爲社稷土爲本名社稷其神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桓九年傳漢書匡衡傳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不得專封**僖元年傳○天啟本無得字淩本同**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傳凡伯者

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據此則董亦以戎爲衛何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不得舞天子之樂**隱五年傳**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翟方進傳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盧云適與敵同**君親無將將而誅**莊三十二年傳**大夫不得世**昭三十一年五經異義引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隱二年何注大同白虎通封公侯篇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左氏說亦以爲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孟子告滕文公亦只言世祿世祿者文王之制按隱元年何注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肯於位然則譏世卿所以重選舉也漢魏相論宜損奪霍氏事奏言春秋譏世卿**大夫不得廢置君命**命字疑衍文十四年傳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隱元年傳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肯不可知也尚書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光武建武十九年立東海王爲皇太子詔云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淩本無立子二字**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僖八年傳

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僖二十年西宮災
何注僖公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
生也漢書五行志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
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劉
向說略同案白虎通嫁娶篇云適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
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
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
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己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隱七
年叔姬歸於紀何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
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於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
婦道故重錄之又宣十六年郱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
歸書者後爲嫡也與白虎通前說合案錄之所以廣人類之恩議
之所以示人倫之正義可兩存范甯議公羊以妾母稱夫人爲合
不知其譏以妾爲妻也齊桓陽穀之會固曰無以妾爲妻則知春
秋時蓋已患此考呂覽當務篇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
妾己而爲妻而生紂是又不始於春秋殷以此亡尤可爲醫其後
魯哀立荊母既致有壓之孫霍光尊婢顯亦取滅族之誅爲人君
臣者所以宜知春秋也漢孔鄉侯傅晏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
徙合浦觀[illegible][illegible]思唐律戶婚亦
有以妾爲妻條並與春秋義合

天子不臣母后之黨

桓六年紀侯
來朝何注紀

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祖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之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義又見嫁娶篇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云后母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王莽傳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後漢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議禮鄭元言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有不臣者況於后乎並用此義又魏廢帝景元元年燕王表賀冬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案廢帝爲燕王宇之子故以稱臣爲疑以古無明文引此推例耳

親近以來遠

○天啟本近作迎無遠字

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

管子版法解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天啟本無也字官本未有上有故字云他本脫遠故二字

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

自近者始也成十五年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
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諸侯來朝者得褒○官本云他本侯誤作夏邾婁儀父稱字後漢李固傳春秋襃儀父以開義路
貶無駭以閉利門滕薛稱侯隱十一年荊得人莊二十三年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介葛盧得
名僖二十九年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王道之意
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也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
也董子以尊內得王道之意何休遂以爲王魯○天啟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盧云但當云不得遺
細而此及上文皆兼大言之者文便耳猶言急兼言緩急言無兼言有無是也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定四
年傳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復仇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
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桓元年鄭伯以

璧假許田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僖元年傳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以聖心言之當與以王法言則不當予故不見於經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防臣下逼上專恣之漸也誅細惡以止亂春秋之義卽制禮之意是故敬君者不覺馬芻厚別者勿同椸枷齊女高節不轉於同庖箕子知微先睎於象箸此義不明而治尚簡率天下之亂釀於無形者多矣故曰百變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浸稍長至於大又曰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斷斷夫寢處者一畝之宮而必欲厚藩垣以資禁衛厠足者數寸之土而不容墊廣大而致黃泉知此而聖人止亂之意幾可諭矣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誅猶責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俞云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

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間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此彼與案死郎誅也玉杯篇今硯其比皆不當死與此文正一律下文誅亂又是一事俞據誤文移之耳

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亂○天啟本作誅絕淩本同繼絕存亡○官本云一作繼世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此間疑有脫文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僖四年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服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不與之而已未嘗誅也善其牧諸侯○盧云牧本亦作救奉獻天子而服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防其逼上之漸故誅意錄其尊主之功故不誅辭予伯者春秋不得已之苦衷衷也後世有功王室之臣或遂終於篡竊知春秋慮患深矣魯隱之代桓立隱元年傳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以存國爲主故許其權義亦見玉英

篇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氣疑其之誤淺本作義氣亦非故者見之春秋見其名傳見其事復正之謂也復正猶言反之正亦見正貫篇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桓十五年天王崩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何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與董說異孔廣森云襄元年簡王崩於時邾婁來朝嘗剽交聘而不復狄者亦貶重從同之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甚之者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捨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何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與案世子痤年夫事不詳傳以直稱君之例推之則痤與年夫同爲無惡莒殺意恢不稱君則知罪在意恢春秋之義貴人道防亂端二者並重義在防亂則雖季子殺母兄亦爲之諱義在重人則雖天王殺

弟同直稱爵白虎通誅伐篇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敎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白虎通舉申生爲例以子無罪者言也康誥稱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刑茲無赦則知文王之法殺子有刑後漢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坐失敎也終治公羊學補出失敎義是知子弟無罪父兄不得殺子弟雖有罪父兄抑不忍辭其咎所以明親親也聖人仁天下之義至此而盡矣唐律子孫違犯敎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故殺者各加一等嫡繼慈養殺者又加一等[illegible]違敎與故殺律分輕重得春秋意宋律父殺子徒一年程子云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今律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年其有刑一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順逆也是又可得尊卑等差之義矣

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免罪謂緩追慶父見精華篇

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白虎通五刑篇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

伍○凌云殺當作弒

鄭伯髡原卒於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襄七年傳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於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盧云他本從左氏作髡頑非今從程本

衛人殺州吁隱四年傳其稱人何討賊之義也齊人殺無知莊九年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隱五年衛師入盛傳君將不言率師舉其重者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凌本意作義誅受令疑當作誅不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盧云文疑有誤脫俞云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注云公羊穀梁經傳皆言寶此傳亦言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注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為寶玉字矣董子因傳公羊之學者而此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因得通用然葆從保保聲保從采省采

即古文孚字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備葆不得言思其下又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爲俘因明矣竊謂字當作葆義當從俘何注未得斯旨與案金縢無隊天之降寶命魯世家寶作葆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引孟喜本作保留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竝葆寶字同之證漢五行志載桓公六年秋蝝仲舒以爲先是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葆魯受之貪利應也兪以葆義爲俘因不合董義胡安國春秋說撥俘歐寶玉爲說以合經文黃震謂以俘獲爲賂然與正囹圄句仍未合當如盧說闕疑

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莊八年甲午祠兵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何注諱如久留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又云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案此所謂不誅辭而誅意也

作南門僖二十年刻桷丹楹莊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作雉門及兩觀定二年築三臺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新延廄莊二十九年譏驕溢不恤下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王應麟云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新一廄築一臺必書

之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汪梅百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莊二十八年傳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疾始如疾始滅譏始不親迎之類官本云他本無疾字案亦通言誅犯始者所以免人罪戾絕惡於未萌故曰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襄三十年傳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如齊桓晉文是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追古貴信結言而已追古即反古意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桓三年荀子大略篇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襄三十年傳列女宋恭伯姬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漢書張敞傳奏諫皇太后遊獵云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傳母藝文類聚二十三引魏

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唐獨孤及議盧奕謚云伯姬待母而火死先禮後身也 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 盧云見僖四年傳亦當幷引西征則東國怨一句文脫耳凌云曰上當有傳字輿案荀子王制篇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又見呂覽古樂篇 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僖三年傳 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 僖二十二年傳 莊王曰 莊王上當有楚字 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 宣十三年何注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喪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減鄭姚鼐云杅蓋杅之誤卽干楯也言甲楯不必堅强欲以德禮勝人孔廣森云杅盂也皮所以馬幣也杅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王闓運云杅牢也禮記所謂敎梓夏日所用皮冬日之服言出必經時也案孔說爲長姚說迂甚 君子

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盧云見宣十二年傳不祥作不詳何注云善用心曰詳然詳古亦與祥通用或此書自作祥字淩云祥詳通作淮南說林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爾疋祥善也強不陵弱齊頃公弔死視疾成八年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桓二年傳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見成二年傳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義見玉杯篇太史公高祖贊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如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用酷刑豈不謬乎後漢張敏傳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用春秋說案文質有以禮言者有以政言者孔子筮賁而不樂林放問本而深賁以禮言也史公酷刑之說此篇亡亂之鑒以政言也強暴之過救謂之文敝則知寬柔之過謂之質敝可以得其相救之用矣

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以下言不從質之失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宣十五年傳吳王夫差

行强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令大夫種行成于吳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主天啟本作王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孫詒讓云其當爲甚○官本云夷他本作失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事並見史記吳世家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宣六年傳○天啟本本無之字凌本同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文六年傳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弒盧云弒靈公者趙穿此蓋從春秋所書○官本作趙穿弒作殺云穿他本誤作盾殺當作弒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中生張斐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案中生雖爲自殺然因獻公而死故以殺歸之事見左穀及說苑節士篇畧有異同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立下疑有故字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奚齊卓子惠公至重耳乃定淮南精神訓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幾爲秦所滅事在僖十五年○天啟本無滅字注云此下疑少一字從驪姬起也○天啟本注云從一作徒非楚平王行無度○天啟本

作昭王非淩本同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定四年傳吳王非之白虎通號篇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定四年傳。天啟本王作君淩本同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何注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桓六年傳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後漢光武十王[illegible]衛傳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官本云一他本作二今陳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閭里之庸謂閭里傭作之人庸與傭同或稱市傭或稱里傭以𣁾別耳史記敬仲完世家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厲公之殺

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世家桓十一年何注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陳侯各本並誤作蔡侯今正官本云他本無民間二字

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盧云此依公羊莊十二年傳文韓詩外傳文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平爲一句無至字此書舊本至作致餘與外傳同惡當音烏落切今大典本有至字自當從公羊以故字至字句絕惡音烏兪云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循甚也輿案故作知至作致是致屬下讀於義爲長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事見莊十二年傳何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如君南面臣北面君西面臣北面則臣東面不同嚮而立禮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白虎通天地篇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相對之義也

又云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左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案此知古者正朝君臣皆立今所傳周公輔成王圖可證坐朝見荀子殆起於戰國人君之佚志與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他國下疑有君字卑上疑有有字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謂失其君之尊有辱之婦人之房有又同俱而矜婦人俱謂與同處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傳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宣十二年傳大夫不敵君敵適同○宮本云他本逼作過梁內役民無已○役天啟本注云一作取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僖十九年傳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案史記高祖紀集解張晏云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蓋本梁法周禮地官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先鄭注保猶任也疏云使五家爲一比則有下士爲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爲罪過蓋有勸善之意而無坐惡之條今逃亡連坐違周法矣五家當從何注作四家其一家亡者不能追坐故下文云先亡者封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

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巨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天啟本注云屠一作從仇讐其民魚爛而亡。盧云本作則亡大典本作而止輿案大典本止為亡之誤則作而是今從官本改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律上敘陳宋梁三事文體一疑與下為別一篇文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僖二年傳虞公絫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僖五年晉人執虞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盧云此二句見宣三年傳是論祭天地宗廟之事耳以證虞事殊不倫必有舛誤輿案二句又見白虎通郊祀篇自是古語不必專論祭祀蓋亦內感外應之旨傳引以見配祖之意祖者誠之所及天則藉祖以達其誠耳此文亦謂功效之相因先有欲利之緣然後有取敗之道故上云物不空來寶不虛出下云此其應

也莊子天運篇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止當為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又則陽篇云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匹而不距淮南原道訓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與此處文義正合不必定屬祭祀言

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强乎陳蔡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句慮所美內罷其眾所美即物女罷讀為疲慮字疑誤乾谿有物女俞云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物謂鬼神東平思王字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物亦鬼然則物女殆亦鬼神之類輿案張良傳贊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物怪與鬼神對舉不得即以為鬼神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昭十三年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國大怨○官本云他本怨作怒有行暴意有又同殺無罪臣成然據左昭十三年傳靈王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四族入楚蔓成然其一也昭十四年平王殺之今云靈王殺與左異史記楚世家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集解服虔曰父蔓成然是古文說以為平王殺也楚國大憾憾憤也公子棄疾卒令靈王

父子自殺而取其國左昭十三年傳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淩本無父子二字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言取之易○淩本無而民相愛也五字此非盈意之過耶盈意猶言縱欲滿志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淩云謂牙與慶父與秦見莊二十七年傳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日食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弒公又嚴公二十六年日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殺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又云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弟兄子父相殺莊公殺公子牙是兄弟相殺慶父殺子般閔公是子父相殺古者從父與兄弟之子通稱父子故蕭同姪子左氏傳直稱叔子漢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蔡邑傳欲陷臣父子是也國絕莫繼爲齊所存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管子小匡篇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五以見請爲闕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

從心之敗己謂私心自用不稽古不從賢見自强之敗尙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莊二十四年傳戎侵曹傳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適與敵同○適天啟本注云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致子胥於死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據史記吳世家夫差十一年子胥死三十二年越滅吳則去子胥死十二年矣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俞云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雙輪無反者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叚字析易疊韻故蝘蜓名蜥蜴而詩節南山胡爲虺蜴說文蟲部引作胡爲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梸張選碑陽氣厥梸是也又或作斯魯峻碑斯薪弗荷是也梸斯並從片則析輪猶

片輪也輿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輿案釋文所引不似今董子文晉假道虞○盧云本或重道字淩云下道字讀導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虢當從傳作郭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晉僖二年傳案此事一篇兩見○於下各本脫晉字今補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春秋之文非徒爲譏刺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其效以審其原察其文而修其實有以得存亡之樞要也○淩云道上當有之字觀乎蒲社○蒲天啟本作薄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僖二十八年傳何賢乎叔武讓國也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盧云詛字或是沮字淩云釋名詛阻也俞云詛當讀爲作言無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

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臣效忠而君漏言以喪其身則敢言者少故曰忠道絕　觀乎獻六羽○天啟本無獻字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陵弱下有脫文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禍○天啟本妒作嫉淩本同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盧云壞猶傷也隱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一曰壞與傷通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公

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天啟本注云竊一作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隱元年尹氏卒傳譏世卿非禮也注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立王子朝齊崔氏弑其君也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其職受命者**其天啟本作甘是淩本同案鹽鐵論孝養篇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悉靖二字疑有一誤**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朝廷宣示風旨一秉於正而已縱一己之欲與干百姓之譽其斂皆足啟民臣輕侮之漸褻主尊而長亂萌明王不示人知非徒爲不可測也以抑天下之囂淩而圖治安也莊子天地篇論王德云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淮南俶眞訓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不以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與此文意大同**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

教也養其威而不褻順於理而勿肆嚴上下之差定是非之正道自高情自善矣若以智衡相勝使天下有輕量朝廷之思雖故示不測而人終得而測之貌相爲使而情不屬罔以馭羣倫保至尊非古明王之教也管子明法解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其道則亂莊子天道篇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淮南主術訓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竝與此義相發

由此觀之未有去人

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移權於臣則有借竊之患移權於民亦啟爭奪之禍天下有重臣亦有權臣天下有賢民亦有秀民大權下移必爲强者所持亘懦無以自立相忌相發而内難以作民受其殃矣迨醸亂已深朝廷郎欲制之勢己去而威令不行蓋無俾者故曰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餘饑儲管子亦云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無危不可得也鍾又云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齬是以衞候之結甯氏祭則寡人唐世之立節使遺問單中君若贅旒亂亡相屬可以鑒矣

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貴賤平等大亂之由○盧云此篇逐便卽

言錯雜無次疑出後人所采輯與案
自故明王以下疑是立元神篇文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五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滅國上第七

錢云此本一篇不當分

王者民之所往白虎通號篇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春秋元命苞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樂歸案王往雙聲未有民不嚮往而能爲王者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荀子王制篇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君道篇君者何也能羣也韓詩外傳君者羣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呂覽長利篇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案君羣疊韻古者君以羣爲義故爾雅以林烝訓君字而自稱曰孤寡不穀又曰余一人見不敢君民之心又不敢必天下之羣己故孫言之○天啟本無也字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弒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盧云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誤輿案弒君上疑奪春秋二字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管子云國之存亡鄰國有焉○盧云同羣本或作成羣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韓詩外傳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暴雨墜則橛必先矣說苑建本篇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至暴雨至拔必先矣衞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能救衞王人不致虞虢幷力晉獻難之僖二十年傳晉獻揖荀息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虢當作郭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一介之衆也○天啟本一介上有無字淩本同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之○天啟本作主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謂弒見宣六年傳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推盾之心猶云推赤心置人腹中意下文云所託者誠也言衞使靈公知盾賢而誠用盾

雖轍小國之位孰能亡之況於據霸主之尊哉（荀子仲尼篇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義與此同彼文楊注不誤而顧千里以載下爲脫之字誤矣○官本云他本載作戴）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吳（見定四年傳）所託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僖二十八年何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見僖二年傳）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凌本天下上有而字）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善用人爲羣之本）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不能用賢由於不能正身故又明其素行孔子告哀公曰取人以身○盧云舊本作逃莫之救少八字今從大典本）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人伐取之傳其言伐取之何易

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　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鄧穀朝魯在桓七年何注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案魯桓弒立得罪明王鄧穀往朝無賢可知此篇首言王往君羣之義下乃諄諄於用賢可見君之得民惟在任賢以輔政不在徇衆以干譽賢者民之標準也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紀侯譖哀公致烹乎周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莊四年　衞人侵成隱五年案成當作盛下同鄭入成隱十年　及齊師圍成莊八年　三被大兵終滅降於齊師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莊十年　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莊二十四年　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

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莊十六年公羊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穀梁無公字有曹伯左無公字無曹伯据此則董所見公羊經實與左同今本蓋誤衍齊桓凡兩會幽其一在二十七年莊公嘗往見下文十六年之會公不往知書徵者）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莊十八年）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此閒似有奪誤）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會衛人不來（會者宋陳鄭凌本無之字）○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旗獲而過我也）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公子牙成弒械子般閔公見弒）夷狄之兵仍滅於外（閔二年狄入衛僖二年城楚丘傳蓋狄滅之案此處魯衛參錯疑有誤文）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官本云他本無失字）亂之本存親內蔽（亂上當有魯字蔽疑作敝亂起家庭是自敝也）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僖十八年）齊桓卒

豎刁易牙之亂作○淩本齊桓作桓公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僖二十五年案以下文義似不相屬○官本云衛他本誤作魏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三語已見上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莊十三年魯絕桓立之閔二年○官本云絕他本作滅淩本桓作威云避宋諱改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管子大匡篇五年宋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又小匡篇云桓公憂天下諸侯天下諸侯稱仁焉案自齊桓爲幽之會以下當是別一節文

隨本消息第九

文似與篇名不應淩云文選幽通賦大家注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

於前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焉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奭也厤書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陽生爲息陰死爲消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哀十四年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徵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没之徵故云爾階此而觀階猶由也因也又見奉本篇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先晉獻之卒○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不屬別爲一節文似與滅國相類天啟本獻下有公字凌本同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僖九年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乞師取穀僖二十六年○官本云他本無卒字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晉文公卒在僖三十二年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

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於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十四年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會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他本作齊○官本云楚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會得其威以滅鄫昭四年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九月取鄫○官本云他本威誤作滅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昭公五年公如晉○淩本難作忠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昭十六年晉昭卒十五年公如晉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十三年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季孫隱如見執於晉並在昭十三年蓋先晉昭卒三年已有難矣此間敘次似與經違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見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傳自昭公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皆至河乃復至此而五矣以上皆以魯

（爲主文）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已不自立而事人鮮足恃者）先楚莊王卒之三年（盧云楚莊王亦當作楚子旅。天啟本卒之作之卒）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十八年楚子旅卒）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襄十一年伐鄭會於蕭魚十二年九月楚子審卒）晉侯周卒一年（襄十五年晉侯周卒盧云此六字上下疑有訛脫）先楚子昭卒之二年。（盧云舊本作之卒年訛）與陳蔡伐鄭而大克（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襄二十七年）卒之三年（凌云三當作明）諸夏之君朝於楚（襄二十九年公在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昭九年）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下當有脫文楚子卷卒之三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伐吳滅厲當指其事）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孟子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赴愬於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淩本四下衍十字中國内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官本云他諸本無小字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襄二十四年會於陳儀次年再會齊皆不與吳在其南而二君殺襄二十五年吳子謁見殺於巢門二十九年閽殺餘祭淩云殺當作弒下同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襄二十七年傳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衛衎據陳儀而爲諼襄二十五年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入於衛諼君以弒也林父據戚而以畔襄二十六年○天啟本以作已宋公殺其世子襄二十六年魯大饑襄二十四年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先楚莊王卒至此以楚爲主文譬如於文宣之際○官本云他本無於字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文十四年齊商人弒舍十六年宋弒杵臼十八年齊弒商人子卒莒弒庶其以晉靈之行使一

大夫立於斐林見宣元年○盧云春秋本或作棐林文十三年釋文云斐本又作棐是公羊本亦有作棐林者一本作棐林設與案天啟本作棐林凌本同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以晉譬楚言皆乘中國喪亂得諸侯歸附當是時諸侯之覩晉楚猶隰之有泮若泛水得涯也詩隰則有泮鄭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其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案董引此語不必定符本義然鄭箋拱持二字似取於此荀子富國篇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語意與此同議兵篇作拱揖指麾淮南覽冥訓拱揖指麾而海內賓服○天啟本泮作拔注云一作濕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凌云總目作會盟要隱元年注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太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境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世日積而天下之患多聖人先除其患患除而利生矣荀子不苟篇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

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又大畧篇云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禍貴
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徧矣○言書天下之患詳也盧本徧作偏今從淩本
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見天下之所以致患示鑒而已欲以除患則撥亂反正之義○官本云他本無之字
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本有善端先滌其奇衺然後養育之道正可以永葆其善淩云者字當在何謂上
性可善然後清廉之
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
聚而盟○官本云他本盟作明
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俞云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
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聚
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其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
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
致患卽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
不可通輿案修國疑當作修之君子修之者聖人之意也語見莊
七年傳率疑實之誤言世衰道喪而後有聚盟之事桓三年傳古

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隱八年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此云將奚爲者亦春秋譏參盟意也僖三年何注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重政篇云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語意正同或云君子修國亦通言君子治國不用此也**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六**○天啟本六作一淩本同**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相聚而盟不與弒君亡國相期也自君子觀之患乃伏於彼微矣哉語亦見王道篇**辭已喻矣**除患之辭已喻乃進而正天下**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强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尚書大傳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白虎通誅伐篇同春秋漢含孳强幹弱流天之道宋注流猶枝也賈誼陳政事疏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而歸命天子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形彊本幹弱枝葉之道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並本春秋義**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正世之義亦見王道篇**采摭託意以矯失禮**采摭古人之行事貶之褒之於受者之身無與也託

意微眇嬌來者之失禮耳**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舉小善使之擴充去小惡絕其萌芽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語亦見王道及十指篇**因其國而容天下**雖有內外之分而無相殘之見語亦見俞序篇○天啟本注云因亦作自**名倫等物不失其理**見精華篇**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始於除患終於反正荀子不苟篇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又云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天下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故曰大矣哉其號**大矣哉春秋之名號○天啟本號作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兩言謂褒貶管鍵也荀子儒效篇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

正貫第十一

凌云荀子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

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治天下之大義出於春秋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隱元年疏天端即春也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本之天布諸萬物以貫其理因而散著其辭於事變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貴賤之差明則得否則失故因得失之所從生而知天地尊卑之義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論罪本之深淺定法誅之輕重宜絕宜續因而別之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春秋立義甚多尤以辨上下爲亟語又見上篇載天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方法也賢方猶賢法謙義即讓德春秋首隱公貴讓是也〇盧云天下舊本作定下謙義本亦作兼義則見復正焉耳復正亦見王道篇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踰疑作諭言幽隱之與顯明不相諭也而聖人智究天人亦可引而近之以致其密句中疑尚有誤字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〇盧云變大典本作

物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幽贊神明彌綸萬變故施諸人而不悖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志生於氣食猶養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精不可見於聲驗之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審其履行之所安而後能暢遂其形質○盧云形舊本作刑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物事也本其事因別其情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引其天性所好謂引之於善淮南泰族訓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制雅頌之聲故俗不流因其甯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天啟本注云說一作德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有一物即有一理聖人因其散著而聚之握其本統以施諸治則萬物靡

不得其理矣禮樂記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訟詠○盧云訟與頌同大典本作頌聲詠周本同輿案天啟本同大典本官本云頌他本誤作訟無聲字書曰八音克諧說文龤下引虞書作龤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為政○天啟本無情字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凌本是作無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此知本之論言不明情性為政雖勞天下猶有非之者符瑞篇云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天啟本作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尙安知通哉盧云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

此篇六科十指何休則用三科九旨殆胡母生條例別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官本云他本無之字十指者事之所繫也○官本云他本無所字王

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春秋重民竹林篇云戰攻侵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事發於此而變見於彼君子不可不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莊十八年葬我先君桓公傳讐在外也何注春秋別嫌原情幹罪於齊歸恨於莊不深責婦人又閔二年何注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賤歔異同類蓋謂嚴夷夏之防自天觀之則人族皆同類也春秋以禮野之故別而異之如吳魯同姓而鍾離殊會以外之是其例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俞云義者宜也言賢才各有宜輿案此即春秋譏世卿之旨以見公卿大夫士當論材而官選賢而用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近遠雖殊一民情則一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承文反質所以救敝時若質敝又合反文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火由木而生百物皆本於春春秋首書春所以正天端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對策云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

○官本云則得他本作得則

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

疾滅國則先貶宋衞之入鄭治貪鄙則上譏天子之求車皆正本之意也隱元年尹氏卒傳世卿非禮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內娶也何注並云君子疾其末故正其本

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

白虎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殺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後漢宗意傳諫寵二王云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意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輿案春秋作於封建之世而兢兢天澤之辨蓋聖人已燭其敝矣傳開章言大一統不主封建自明李斯以制諸侯爲不便實原春秋說漢初懲秦孤立之敝而欲復古至文帝終采賈晁諸人說漸削諸王蓋強幹弱枝之旨固人主所樂聞尾大不掉之敝亦趨勢所必至是以兩漢封建卒不復行唐與明偶一行之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故曰春秋幾君子之前覩也左桓二年傳引師服亦云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其他篇亦

屢及此旨賈逵條奏左氏事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而已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所謂同公羊者十有七入也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政化所施得其歸要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董子數五行始木木主春故云四時相受而次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天之所欲順民而已暘災修行民受其福是天意得行統此而舉之○官本云他本行矣下有切譏次之四字無統此二字仁往而義來仁義法篇仁謂往義謂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第一二節似與篇名不相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義見玉英篇

能說鳥獸之類者○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非聖人所欲說也博物之學聖人雖知之而不欲說孔叢雜訓篇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義雜說不與焉案孔子學詩亦云多識蓋視爲餘事

不侈浩博觀古今注所載芍藥蟬蟻之答論衡所紀識重常之鳥知董未嘗以博物爲非程子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亦畏其得小而遺大也○官本云他本無欲字

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

理猶分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其分別之大要也若爲仁若爲義施之各有其處是分科條別也仁與義亦有相濟之用故又必貫其所附貫上疑有脫字或云科條即條例似非

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

別是非於微眇

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

○盧云傳疑當作傅

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

此教人治經之法掇拾煩碎所謂能說鳥獸之類不急之言耳以此爲教尙惑後進況於附合經術造詞荒誕以滑亂觀聽者哉荀子天論篇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韓詩外傳大同孔叢嘉言篇宰我問君子尙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智者不失理徐幹中論治學篇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求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故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

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攷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並與此旨相發至董子非不尙訓詁如仁人義我君羣王往性生心柢皆以形聲說之質文執贄深察名號等篇亦未嘗非名物實皆以明義理爲歸異於後人之徒以章句訓詁爲事者

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此似用孟子義由此言之尙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此經謂春秋傳爲門弟子所傳述之義公羊其一也後人多列經名則有以傳爲經者矣互見玉杯篇定元年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讀爲經傳謂訓詁○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鴻儒疑是此篇中脫文論衡超奇篇亦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棄營勞心也也字疑衍句中尙疑有誤字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尙不合自錄也哉自錄言自省錄意漢時經師已有以不急之言說春秋失聖人意者故諷之如此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所謂正命與下隨遭爲三命○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

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盟會要篇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卽此旨○官本云政他本譌作致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遭世不辰哀時權變人不能自遂其生說苑政理篇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孫弘對策云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古之歌詠盛治者必曰物極其性人永其壽莊子列禦寇篇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illegible]有遭命以遇暴[illegible]有隨命以應行[illegible]壽命者上命也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水襲邑是也冉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惡疾論衡命義篇引傳言三命爲正命隨命遭命說畧異潛夫論論榮篇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卜列篇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後漢來歆中刺光武賜策曰遭命遇害此所云隨遭卽所云隨命遭命言政不齊則得其正命少也盧云絕屬猶言絕續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亦字疑譌

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以下文不相類隨本消息篇顏淵死至命矣夫一段疑是此類文

撮以爲一。各本不提行今別爲一節上下當有脫文進義誅惡絕之本見王道篇義疑作善之與其同而以其施謂以春秋之敎施之以字疑有誤此與湯武同而有異。官本云他本無同字湯武用之治往故湯武治其人之身追其旣往春秋則明王法治來者絕惡以復性。官本往作仁云他本作往淩本同以仁字絕句似非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失上疑有以字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而明深而切矣知其失天下而使諸侯大亂之故然後能因其失而矯之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春秋繁露義證卷弟五